
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虎啸神州

上



上官鼎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虎嘯神州上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说 明

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台湾“超技击侠情派”的首选代表、被台湾武侠界誉为“侠圣”的上官鼎先生的真品全集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系大陆惟一合法授权机构。

为推出此套全集，安徽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。编辑、制作历时两年。

授权之初，编辑小组有意把书稿投放全国数座城市的多家租书店内；同时，邀请全国武侠专业人士进行评估。

反馈信息令人振奋。就投放的数种而言，已成为各地租书店最抢手的读物；而专家对“首选”地位与“侠圣”称谓均无异议。

目前，图书盗版猖獗，盗版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它不仅扰乱了图书市场，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，国家蒙受损失，也败坏了读者的口味。

在此，我们郑重声明，一经发现盗版，必将严肃查处；同时，也希望热爱武侠、珍视图书的读者诸君，一旦发现，踊跃举报，使盗版者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，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。

举报电话：(0551)2657497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一代侠圣 力能扛鼎

《上官鼎真品全集》总序

几年前，在一次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上，国外一位汉学家曾问我，作为台湾“超技击侠情派”的首选代表，有“侠圣”之谓的上官鼎的作品，为何不见刊行于中国大陆？

随后，我看到了由台湾《联合报》主笔、武侠小说评论巨擘叶洪生先生主编的“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”（由江苏文艺社与台湾万盛出版公司联合出版），独不见上官鼎的“圣踪”，心中确实纳罕。待看了序言方悉，叶先生本来编就的是十大门派，有上官鼎的代表作《沉沙谷》，因版权转让未果，才留下残缺的九大门派。

现在好了，安徽文艺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《上官鼎真品全集》。这一“侠坛”盛事，无疑会给痴迷武侠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欢乐。

上官鼎其独特奇异之处，犹如某种深湛精纯的内功，略一接触便劲风袭体，不由不沉浸其中，时空皆失。这诡异而难以抗拒的魅力，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。

继承传统，新派先河。上官鼎融合了“北派五大家”的精髓，把玄妙心法、人世沧桑、奇功秘艺、儿女私情和设置悬念，不露痕迹的熔于一炉，成为集前辈大成之第一人。同时，又力求创新，在情节安排、结构布局，尤其人性描写上颇具西方小说韵致，启迪了古龙、古如风等新派代表人物。新派独领风骚，上官鼎实为滥觞。

个性缤纷，人性异彩。上官鼎极善描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，上至皇帝大臣，下到市井无赖，从大侠名宿到无名小卒，无不活灵活现。人物个性的鲜活丰满，来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人性深度的开掘。上官鼎总是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，用细腻

的笔触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情感,如愤怒、仇恨、悲哀、恐惧、爱恋、慷慨、侠义、傲慢、孤独、犹豫、同情等。从而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、平面化、漫画化。不少人物都是善恶并存,正邪难分,一半天使一半魔鬼,一半海水一半火焰。深度人性的挖掘,展示出人类生命的异彩。在人物塑造上,上官鼎与金庸堪称台港“双璧”。

尤值一提的是,在诸多人物的心理情感中,上官鼎尤善描写情爱,对恋爱中的少女心理把握得准确细腻、真实生动,无论是公主的相思还是少女的暗恋,无论是思凡的道姑还是怀春的闺秀,无论是江湖侠女还是深闺千金,皆维妙维肖,她们的娇态、羞态、憨态、蛮态、媚态、柔态,无不令人怦然心动。上官鼎写儿女私情,已远远超过以写情立世的王度庐,纵台湾大家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。

结构宏阔,意境深邃。上官鼎在演绎自己的奇异故事时,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、单线发展,总是多线并举,立体推进,布局大气磅礴,构思严谨缜密。情节虽盘根错节,但条理分明,张弛有致。常常套中有套、计中有计、奇中有奇、巧中有巧、悬中有悬、疑中有疑,如波涛汹涌,绵绵推进,回环往复,终凝成惊涛拍岸,摄魂夺魄,令人窒息。在情节结构上,上官鼎的才华实与梁羽生难分伯仲,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。

同时沉浸作品,你总能感到一种智性的深邃。在英雄世界的描绘中,读者时时体会出作家对生命、个体、社会、宇宙的感悟和幽思。时而苍凉悲怆,时而沉静超然。在人生况味和社会底蕴的表现上,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。

《文心雕龙》云:“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。”相信“晓声”、“识器”之士必会在上官鼎作品中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。

通俗文学博士 赵 玺

1998年11月

内 容 提 要

少年英侠阮天铎，拜师当世奇人钟千里及天都老人门下，习成绝世神功，又与同门师妹、将军之女薛云娘青梅竹马，早订姻缘。云娘父母将云娘许配威远候次子，阮天铎误认为师妹移情，毁约而去。

江湖道上，阮天铎先与女扮男装的胡锦涛结为金兰，又结识了青狼堡主之女“塞北观音”铁若兰，两缕情丝从此牵绊一身，薛云娘为续前盟，留书毁婚出走，千里迢迢，找寻情郎，三女一男，从此引出情海万千波澜。再加上洞庭仙子明吐心迹，暗里倾情，更使阮天铎左顾右盼，难以取舍。

英雄儿女情长，江湖路途险恶，情海曲折中又引出无数争端。江南草长莺飞，塞外风雪弥漫，北京天桥奇观。景物描写真实细腻，武林争斗更是引人入胜，令人拍案叫绝。欲知阮天铎情归何处，武林争斗结局如何，请看上官鼎之力作《虎啸神州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大漠奇缘	(1)
第 二 章	烈火青狼堡	(54)
第 三 章	龙虎会京华	(98)
第 四 章	千里追踪求一悟	(149)
第 五 章	新盟旧约两相逢	(191)
第 六 章	夜袭绿竹塘	(245)
第 七 章	袖里乾坤惊敌胆	(283)
第 八 章	阴差阴错	(341)
第 九 章	了却三生愿	(376)
第 十 章	冤家聚首	(389)
第十一章	历险大洪山	(435)
第十二章	长相思	(480)
第十三章	恨无常	(525)

第一章 大漠奇缘

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；还与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！
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；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

上面这一首秋思词，调寄拟破浣溪沙，是那南唐中主所作，词风旷逸深婉，情感高洁，意境空灵，也是中主这时国是小康，虽不若后主处境之恶劣，而发为凄厉亡国之音，但仍嫌沉寂黯伤，毫无振作奋起之志，是故，这五代残唐，自中主传至后主，于宋朝建隆八年，终为宋太祖所亡。谁知在五百年后，中主的这首秋思词，却获得了一位知音。

这知音人并非簪门秀士，弄月吟风的书生，却是一位闺中红粉，不但是不栉的进士，并且堪称巾帼女杰。怎知她是知音人呢？因为她正把这阕浣溪沙，再三吟哦，花容黯澹，目蕴波光，娇躯栏干倚处，极目秋雨幕，景色更迷蒙，正是：

睫边泪共檐前雨，伤心更添风雨愁。

这知音人更非别人，正是北京城出名的美人儿，姓薛，名云娘，乃是大将军薛季伦的掌上明珠，芳龄十八，色若桃花破绽，其形似芍药笼烟，美是美到极点，在那北京城中，正不知多少王侯公子，富家儿郎，辗转反侧，梦寐好迷。

这薛云娘不但秀于外，而且慧于中，诗词歌赋无所不能，说她是不栉进士，确也当之无愧。

这其中，她更喜欢词，她认为词不像诗那样羁勒綦严，更能随意兴发挥。词人中她又喜欢少游稼轩，因其才气横溢，豪纵不羁，但这会子她却把中主这阕浣溪沙，翻来覆去的吟哦，尤其颂到“细

雨梦回鸡塞远”这句时，更似有无限感伤，珠泪盈睫。

原来这阙词正切合了她目前此情此景，此时此地的最佳写照，中主词中的“鸡塞远”三字，本来是遥远之意，谁知竟有这般巧合，鸡塞远是鸡鹿塞，远在蒙古，中主虽是借指，但这薛云娘却是心有所索。

透过那蒙蒙雨丝，薛云娘似乎看到了那大漠之上，漫天风沙里，驰骋着一个劲装佩剑的少年。她的心里才一浮现，突然感到一阵温暖。

蓦地珠帘启处，丫环绿珠翩然从房里出来，说：“小姐，你几时起身了，怎么也不叫我一声，仔细招了凉。”

云娘大有“丫环惊妾梦，不得到大漠”之感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绿珠，怎么你老要来烦我。”

绿珠知道近来小姐心情不好，因为大将军薛季伦，奉诏征讨安南，得胜班师日内即要回京，回京之后，紧接着即要给小姐办喜事，今天正是行聘之期，姑爷是威远侯爷的二公子，这位公子爷提笔不能文，上马不能行，斗鸡走狗却是样样精通，小姐心头苦恼还不全是为她，而她心中早有了情郎，而且情郎远去大漠之前，说在夏末秋初定必返来的，至今却杳无音信，因此，小姐日日把那栏干频倚。

这绿珠是云娘贴身丫环，云娘把她作为闺中友伴看待，从未把她当作丫环支使。因此，绿珠不但知道云娘心事，而且深深同情小姐。

绿珠叹了口气道：“小姐，进去了吧！天也快黑了，你也该加一件衣服。”

云娘黛眉再蹙道：“绿珠，叫你别烦我，你这是怎么，偏不听话。”

绿珠道：“老远的路，怎能算得准日程，也许今儿晚上，他就回来了。”

云娘嗔道：“他是谁，谁是他，你再乱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”

说着，云娘脸就红了，倏地转身移步，绿珠舌头一伸，赶忙那知缩身，退回房去。

云娘跟着进了屋。下雨天，黑得早，屋子里也更暗，绿珠见小姐进了屋，急忙把几盏琉璃灯点上，屋子顿然光明。

这屋子好高雅，哪里像个小姐绣楼，被璀璨的珠灯一照，更显得深邃宏敞，堂皇古致，窗户都是排花格，糊着绿纱，书橱绕室，桌上是玉轴牙签，鸾笺犀管，高案尽陈周敦商彝古器；壁上古书字幅，笔势飞舞，衣折高古，通非近代手笔，这屋子竟比书斋还要高雅，那案旁壁上，更挂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。云娘进得屋来，在椅上一坐。

绿珠见云娘不进卧室，忙去拿了件披肩出来，轻轻披在云娘肩上。正在这时，蓦听得楼上响起了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人，渐行渐近，珠帘启处，一个丫环打起帘子，说道：“禀小姐，夫人来了。”

云娘起了身，转过来背着椅子，却不动身，那绿珠早已抢到门口，这时夫人已到，绿珠请了一个安，垂手站立一旁，一看，夫人后面还跟随着几个丫环仆妇，捧着抬着的，正是威远侯二公子行聘之物，绿珠在云娘小睡时曾在前边去看过，这时想是夫人带人送来与小姐过目后收藏，哪知她眼也不抬。

夫人道：“云娘，快来看看，这威远侯家行聘之物，倒也算是体面的了，娘为你的这颗心，今儿才自有了着落。”

云娘只是低着头，总不抬起来。夫人又道：“瞧你，在娘面前还害臊。”

绿珠见云娘对夫人总不理睬，忙掩饰道：“夫人，小姐今天有点不舒服。”

夫人惊道：“我平时怎样说你们来着，雨天要小心，是不是招了凉。”

夫人伸手摸摸云娘额头，觉得没有发烧，一颗心才放下，随对绿珠道：

“既是这么着，你早点服侍小姐休息罢。”又一指那些行聘之物道：

“这些首饰等小姐过目后，好生收好，今儿我也累了，夜里更凉，你可得小心些，睡觉也警醒点。”

丫环仆妇把行聘之物放下，随夫人走了，绿珠送到楼口，转回身来，云娘已伏在案上，两肩抽动。

绿珠从小跟随服侍小姐，从来就未见云娘流过泪，这时也不禁叹了口气，正不知是劝好，还是不劝，蓦听窗户咔嚓一声，微风飘动，人影一晃，屋子里已多了一个人。

只见他星目炯炯，鼻垂玉峰，英俊挺逸。潇洒风流，一身劲装，背插宝剑。绿珠骤见，不禁惊呼道：“阮公子！”

云娘更是惊喜，霍地起身，又兴奋又哀怨的，轻启朱唇，哪知她才说了个：“你……”字，又陡地住了口。

因为那少年，从聘礼上收回目光，连看也不看云娘一眼，随哈哈一声狂笑道：

“我万里兼程而来，竟然赶上给你恭喜了，将军的大小姐配侯爷二公子，真是门当户对。”

云娘脸上陡地变色，恰似冷水浇头，日夜盼望，魂牵梦萦，好不容易等到他来了，把他当作知心人，满想从他得到安慰，慰解相思之苦，其商对策，哪知他一来，不问情由，即这般态度，云娘面色由红变白，白得像张纸，只觉得鼻阻口塞，半天，才迸出了一句：“你好！”

那少年又一声干笑道：“我怎的不好，从江湖中来，仍然回到江湖去，孑然一身，无挂无牵。”

绿珠焦急的喊了声：“阮公子！”

那少年不待她说下去，接着又哈哈笑道：“公子！那侯爷府第里的才是公子，绿珠姊，你认错人了，可是也提醒了我，我这江湖汉可不配站在这里，我得知趣走了。”语声甫毕，身形一动，人影一晃，

好快的身法，随着窗户再又咔嚓一声响，已失了踪迹。

绿珠正要追赶，一挫腰，想跟踵飞出，猛地一眼瞥见云娘身形摇晃，忙侧身横窜，把她扶着。原来云娘已气急得晕了过去。绿珠顾不得再追那阮公子，急忙替云娘捶背推胸，口中连连呼唤小姐，半天，云娘才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同时蓦地两条粉臂一分，挣脱绿珠的扶搀，侧身猛跃，左臂挥处，耳边但听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早把那旁边案上摆的聘礼扫落地上。

绿珠惊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怎地？”忙上前拦阻，但已晚了。

云娘脸上虽然仍有泪痕，却不再哭了，也是哈哈尖声地一阵干笑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好！好！孑然一身，无挂无牵。”

绿珠听得一怔，心说：小姐气急攻心，这来怎好。急得手足无措。

云娘干笑了一阵，反倒沉静了，一脸毅容，望着绿珠，半天不言不语。

绿珠又是急，又是心痛，因为她虽是丫环，可是和云娘从小一块儿长大，云娘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。这会见云娘笑了一阵，半天不言不语，一反常态，心里可是更急了。

哪知云娘面色一弛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绿珠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像姊妹似的，是不？”

绿珠道：“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云娘道：“若是我有求于你，你可答应我？”

绿珠道：“小姐……”

云娘急忙拦着她道：“从今后不许你叫我小姐，你叫我姊妹，我叫你妹妹。”

绿珠道：“婢子怎敢。”

云娘不悦道：“瞧你，先就不听话了。”

但绿珠仍显出忸怩之态，她也算是剔透玲珑的人儿，知云娘是

有下文，因此，也不接受，也不反对。

云娘再又沉思了顷刻，道：“妹妹，你随我来。”说罢，就走进卧室去了。绿珠随后跟进，云娘命她把房门关上。这一晚，两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唧唧啾啾，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起身后，云娘仍是一脸坚毅之色，绿珠却捉空儿偷偷拭泪，趁云娘到夫人跟前请安的时候，把昨夜云娘扫落地下的聘礼，一件件的拿起来摆好，触着那些首饰，绿珠不禁心里猛跳，渐渐霞生满颊，有点儿哀伤，又有点心慌意乱，这里站一会儿，那边又发会子怔。

云娘从夫人房子回来后，昨日对那些聘礼连正眼也不瞧的，现在却竟帮着绿珠整理拂拭。眼角不时挂着她，不时叹一口无声的气。两人虽然很少交谈，但却比往日更亲密了，更显得依恋。

云娘帮着绿珠收拾好了聘礼，走到桌旁，把壁上挂的那把古剑取下来，拂拭了一会，剑身古色斑斓，作暗褐色，剑柄上嵌着七颗宝石，作北斗星状，柄梢系着黄色丝绦。云娘拂拭完毕，右手握着剑柄，霍地将剑拔出，一声龙吟。

陡见寒森森，蓝汪汪一道闪光，剑名七星。是薛季伦将军传家之物，云娘向父亲讨来，薛将军常以中郎有女自慰，以为女儿讨去装饰书房，一笑允诺，他哪里料到，却因这把宝剑，造就了云娘一世英名，为江湖添了一段佳话。

且说云娘将剑拔出，剑是神物，手腕一翻，抖了斗大一个剑花，剑气如虹，云娘也不由豪气凌云，心里的一个意念也更坚定，从窗口仰望长空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在那万里无垠的晴空下，几只鸟儿正自由自在的飞翔，云娘呆呆地注视着，不由脸上掠过一道闪光，阴悒的面庞儿也开朗了。

谁知她的意气飞扬得快，转变得也快，随着手中剑慢慢下垂，面容也慢慢地被阴翳笼罩，露出满脸哀怨，心里也浮现出昨晚那少年的影子。

北京城都知道云娘是个美人儿，却不知道这朵玫瑰花儿有刺，都知道云娘是大将军的掌珠，却不知道她竟是武林健者，剑术通神，已深窥堂奥。

你道那江湖与深闺之中，相去何异十万八千里，怎生牵连起来？

原来大将军薛季伦，十年前出镇出西太原府，官居总兵之职，上任的第二天，即有一个老人求见，自荐愿任幕僚。

凡是幕僚都要参预机密大事，故均经由至亲好友推荐，这老人自荐而来，薛季伦感到很奇怪，接见之下，见这老人年在六十开外，须眉皆白，人虽精瘦，却精神矍铄，两眼更炯炯有光，现出一种令人不可逼视的威仪。薛季伦是将门之后，家学渊源，颇为识人，一见就知道老人来得有异，而且说不定是位世外高人，忙以礼接待。

老人坐定以后，即开门见山，说昨日在路上，得见将军的女公子，虽是小小年纪不过年方八龄，但秀外慧中，禀赋神奇，钟灵毓秀，荟萃一身，资质之佳，为其平生所仅见，故冒昧自荐，并非为幕僚而来，实系愿为女公子西席。

作父母的，听别人赞自己的子女，哪还有不高兴的，再和老人接谈之下，更令薛季伦惊诧万分，因为老人不但博古通今，而且词赋兵法，不但渊，而且精，薛季伦惊为当世之黄石公，因此即日将薛云娘唤出，行了拜师之礼。

云娘拜师已毕，薛将军虽因女儿师事得人，但也因此无限感慨道：

“可惜她是个女儿身，纵然学得满腹经纶，亦无用处。”

老人闻言，却呵呵笑道：“将军怎也存世俗之见，昔之木兰，岂非女儿身，红线聂隐，又何逊于男儿。”

薛季伦亦未深思老人话中之意，自此，老人即留在任上，于是特为他布置之精舍中，为云娘授课，薛季伦以为老人仅授云娘的文学，谁知老人是白日授文，夜晚教武。

这老人不是别人，乃是当代第一奇人，姓钟名千里，自幼文武双修，弱冠时文学武功均有了很深造诣，然淡于仕途，终日遨游于名山胜迹，中年时，偶于黄山古洞中，巧得拳剑秘笈，于是即在古洞中照秘笈精研，凡十余年，尽其所藏，下山后遍访武林，与当今各派健者印证，竟无出其右者，自此即在江湖来去，足迹遍南北，蛮荒大漠，莫不时见其踪影。

但十多年来，本想找个可传衣钵的徒弟，却未遇到堪造就的资质，这日自大漠南下，路过季伦将军上任的车马，云娘小孩儿家天性，不耐车里闷气，不时把车帘掀起来辽望，被钟千里瞥见，他从未见到过这般好的资质，哪肯放过，但将军的掌珠岂肯与人作徒，老人不得已，也为她禀赋资质神奇难得，这才冒昧求见自荐。

云娘冰雪聪明，这也算是有缘，老人将一身文学武功，倾囊传授，云娘进境神速，闻一知十，老人因恐薛季伦不允其女儿习武，故传授均在晚间无人之时，但云娘不过前后六年，已尽得所学，这期间还得归功于老人同时施以易筋之术，助其练气返虚，代毛洗髓，才能这般神速。

那云娘虽说暗中练武，却不会瞒着小丫环绿珠，绿珠这孩子也是聪明非常，云娘练武时她亦时常在侧，渐渐有了兴趣，因此老人也许她跟随云娘一道演习，虽远不及云娘那般升堂入屋，却也非一般江湖武师可以匹敌。

名师固难求，好徒亦难得，老人好容易遇见云娘这般超人绝顶的资质，哪知就在老人入署的那年冬天，一日闲中无事，出城赏雪，出城不远，闻听路边茅屋里，传来小孩啼哭之声，哭声虽哀，但却清宏。

老人不禁走到屋前，推门一看，那茅屋仅有两间，床上躺着一个妇人，一个孩子伏在她的身上哭。

老人一看，真是四壁萧然，墙廓之外仅有一张破桌，此外即无长物，那孩子听到推门声，回头一望，老人一见，大吃一惊，这孩子

虽是骨瘦如柴，面容苍白，但他骨格之神奇，却毫不逊于云娘。心中想道：

“怎这般巧，不到半年时间，竟被我遇见两个。”

忙走近前去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哭什么？”

那孩儿哭道：“我妈病了。”

老人再进到床前一看，床上那妇人眼光都散了，老人深通医理，不须诊脉，已知这妇人快死了，身上仅盖着一床薄薄的棉被，还是百补千疤，青虚虚的一张脸上，只剩下皮包骨头，那孩子身上的一领破棉袄，连手肘也遮不住，这妇人明明是即将死于饥寒，但已是出的气多，吸的气少，回生乏术了。

那妇人这时还有知觉，见到老人，眼皮竟还霎了两下，渗出两滴泪来，她的目光望望老人，又望孩子。

老人知道她的意思，叹口气道：“你去吧！你的身后事，和你这孩子，都交给我了。”

老人这话竟似催命符似的，那妇人闻言，两眼一闭，喉头咯咯地一阵响，瞬即气绝。孩子不知她已死了，还一连声在喊妈。

老人又是一声长叹，伸手抚摩着孩子的头顶，说道：“孩子，别再喊了，你妈已经死了。”

那孩子陡然睁大了眼睛，望着老人，蓦然又扑向他妈去，狂喊着妈，见他母亲果然是死了，才哇地一声大哭，两只小脚在地上跺得震天价响。这时左右茅屋里的人听得孩子这么大哭，知有变故，都纷纷前来。

老人见进来的这些人，都是骨瘦衣单，就知他们是自身不保，当然顾不得来照看这病妇。就打听这妇人身世，才知她姓阮，就在这孩子出生那年，丈夫就死去了，以后仅靠作些针线度日，母子两人相依为命，不想辛劳过度，渐渐病魔上身，这年病越来越厉害，连针线也不能作了，又兼连日大雪，连门也出不去，家里又无隔宿之粮，这样病而再加饥寒交迫，竟至一命呜呼。

老人即使不收留这孩子，遇到这种事，亦必倾囊相助，何况这孩子骨格心性禀赋样样俱佳，正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呢！

等到问清楚了孩子的姓名身世，忙从怀里取出二十两银子来，交给邻人，命他们去买衣衾棺木。众人见竟有这样的善人，大家都自告奋勇。

有钱，人多，都好办事，何消一两个时辰，孩子的母亲已入殓了，老人命孩子在棺前拜了两拜，然后再请众邻人就在屋后挖了墓穴安葬。同时问清了孩子并无族人，就对大家说道：“今日诸位辛苦了，这孩子既已无家可归，我就好事作到底，由我暂时抚养，若其有近亲族人来领时，我再交其领回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老爷子，你这样好心，菩萨必定保佑你长命百岁。”

老人一笑，随从身边再拿出几两银子来，叫众人去买杯酒吃。

老人带着孩子进得城来，替他洗了个澡，在估衣铺里买了一身衣服，这样焕然一新，虽然是骨瘦如柴，但已显出他清俊秀逸的面目。

老人非常欢喜，这才带着他进入总兵府，并面见薛季伦，说道孩子是自己的侄子，因无家可归，请其容许他留在身边，薛总兵见他不过是几岁的孩子，当时就应允了。

自此，这孩子就跟随着老人，留在精宿中，并给他取名为阮天铎，暗含养天地正气，伐世间不平之意。与云娘两人，同时由老人传授文学武功。

至到第六年上，两人均已得到老人真传，成就无分轩輊，两人亦因青梅竹马，朝夕耳鬓厮磨，虽都还不解情愫，但却要好得蜜里调油。

但老人一则见云娘进境神速，已尽得所学，以后只要勤加演习，即可登峰造极，二来两人大了，天铎十四岁，云娘已年十三，若容其仍在一起，即使无物议，恐薛总兵亦所不许，恰好这时安南反叛，嘉靖十六年，武宗皇帝下诏征讨，薛总兵奉旨率军南征，老人即